

行走者

一号冰川

张晴霞

被誉为“冰川活化石”的一号冰川，是世界上离大都市最近的冰川。我与一号冰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见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

正值七月暑假，我有幸参加青少年科技夏令营，和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考察学习地质知识。一号冰川地处乌鲁木齐西南约120公里处，是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地之一。去的前一天，带队老师给我们做了简要介绍：一号冰川位于新疆天山山脉的天格尔山北坡，海拔近四千米，是乌鲁木齐市生产生活水源地。原来我们喝的每一口水都来自那座冰川，太亲切了，内心无比憧憬能见到她的真模样。

出发那天，温度是25℃左右。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，在烈日炎炎的夏季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冰川的严寒会怎样难耐，脑海中存量的感受是凉快舒适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按照带队老师的要求，备上了厚实的外套。

坐在颠簸的车里，地质专家给我们讲授有关冰川的知识。记得提到过冰阶的概念，是指气候寒冷的高山地区，有积雪和冰冻现象，冰川在形成和移动的过程中，遇到高低不平的地形或是山阻石碍，会加快速度翻越而过，进而形成有坡度的冰面或是凹地，当冰川退缩后痕迹固化成冰的阶梯。我们边听边向车窗外张望，远离了喧嚣的城市，模糊了夏绿的草木，渐渐过渡到青灰色的山丘。车呼呼地前行着，似乎也在喘着粗气，不断适应接近3000米的海拔。两个多小时后，突见天际辽阔，看来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。

到了，加衣下车，我们激动地排队集合，左顾右盼寻找冰川的影子。十多分钟后，营友们呼啦啦四散开来，奔赴向往已久的冰雪世界。抬头望去，皑皑雪山矗立在不远处，冰川就在眼前。阳光下，它洁白无瑕、晶莹剔透、令人炫目，它比草原更广阔，比山林更富有层次，像是天空的伴侣，相依相连不分彼此。它没有绚丽的光彩，仅仅是雪白，阴影处间有淡淡的灰，但那种清冷而圣洁的美，仿佛童话世界，给人无限遐想。蓝天、白云、雪峰、冰柱，在阳光的加持下焕发出通透奇峻的神韵，美得让人窒息，好像踏上了另一颗星球。

为了适应高海拔的稀薄空气，我们大口喘气，随着呼吸的加剧，氧气似乎直接灌到全身每一处细胞，异常清冽的空气让双肺洗了个凉水澡。我打了个激灵，低头一看，忘了加穿毛裤，寒从脚底起，难怪觉得冷飕飕。好在处于青春期，阳气足，彼时的高度兴奋早已盖过了寒冷的感受，我迫不及待地投入冰天雪地的怀抱，探索这个神秘的梦幻宝藏。

营友们三三两两结伴进入冰川之地。起先大家约定看谁跑得快跑得远，不一会儿就发现，别说跑，就连走路都困难。再之后是走走爬爬，每向前走一步，会向后滑半步。脚下的冰面光溜溜的像镜子一般，踩上去发出噔噔的脆响，如果遇到崎岖的冰面，只能四肢并行匍匐向前。不多时，看到一小间冰洞，俯身钻进去，环顾四周如玻璃般透明的冰墙，从外部折射漏进的一束光线，晃得睁不开眼。我突然想起老师的叮咛，不敢逗留，也不敢继续往深处去，怕和营友失联，就从原洞口返回。

不久，我们遇见了又窄又短的“迷

你”冰桥，它看上去圆咕隆咚，走在上面却很滑也很险。为增加附着的摩擦力，我借助双膝和双肘的力量，追随口中哈出的白气，像乌龟一样慢慢爬行。突然听到“啊呀”一声，几米外有位营友不小心滑倒，栽进一旁的雪窝里，我们周围的几个营友迅速集结过去，一起拉他上“岸”。好在是冰舌层，雪窝浅，加上青少年身体轻盈灵活，没有造成伤害。

太阳公公不知何时忽然隐身，数朵黑灰色的云团簇拥着压过来，天一下子低矮了许多，片片雪花毫无征兆地飞舞起来，但一落到冰面上，就不见了踪影。嘻嘻哈哈的我们仍然兴高采烈，享受着难得一见的夏雪，大家七嘴八舌，议论着如果此时蹿出只北极熊，该往哪个方向跑。

忽然间，不远处有个红点闯入视野，有人开玩笑说，该不会是身披红袍的北极熊吧？“红点”慢慢移近，定睛一瞧，原来是一个身着红衣的外国人。他的肤色和雪一样白，鼻子高挺，身材挺拔；浓密的络腮胡子上挂满雪霜，就像等待入锅的龙须面。他吹着清脆的口哨，“龙须面”一抖一抖的，奇特而有趣。大家的注意力立刻从冰川转移到这个老外身上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外国人。

看到一群中国少年，“龙须面”满脸兴奋，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“Nice to meet you (很高兴见到你们)!”。怕我们听不懂英语，老外一脸灿烂，连比带画，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，给大家介绍他自己：报社记者，来中国旅游拍摄。他边说边用相机对着我们，指导我们摆出各种姿势，教我们如何尽量多地露出牙齿、咧嘴笑，说这样的笑才最“beautiful (美)”，大家被逗得既拘谨又开心。那以冰川为背景的欢快照片或许早已刊载在某本杂志或报刊上了吧。

冰川的日照时长比陆地上短，午后的冰川更加寒冷。我们五个第一批走下冰川的伙伴，上了一辆带篷布的卡车。当停止运动，越发觉得周身冰凉。小腿处的裤脚已结上冰碴，硬邦邦的；脚上的小白鞋也已被融化的雪水浸透。顾不得旁座有两个不认识的男生，我迅速脱下鞋袜，拧去袜子上的冰水，双手轮换捧起光脚，边揉搓边撩起衣服下摆，用腹部的热量捂热。马尾辫子上的融雪还原成湿漉漉的冰水，顺着脖颈流进后背。耳朵开始发痒，那是被冻后返热的感受。

就在这时候，车子突然发动，猛向前窜，坐在卡车离后挡板最近的一位女生突然仰，半个身子探出车外。我和两位男生眼疾手快，迅速拽住她的胳膊，有惊无险。经过这幕险情大家熟络起来，聊到所在学校，聊到冰川所见，哈哈大笑。

日暮时分，激动人心的篝火晚会在一片空地上拉开了序幕。熊熊燃起的火光，暖暖地映照在青春洋溢的面庞上，一扫白天的寒意，我们手拉手肩并肩，跳起了欢快的集体舞。弯月高悬，远处的冰山被浓重的暮色渐渐隐去，漫天的星辰又开始值班了。橘色的火焰、果红的笑脸，连同炫黑的山峰和深蓝的星空，勾勒出动人魂魄的情境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如今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，一号冰川的消融日渐加剧，多年前就已被保护起来列为禁区。庆幸那一年，我能走进常人不可及的自然之中，真实贴近并感受一号冰川的壮美，完成了一次和她手牵手的深情约会！

流年记

年的语言

牛图

年屏蔽了大部分实词，梳理出专有的夸张形容，带着暖心的祝福，给人形而上的许诺。即便一些贬义词，逢上喜庆，也会自觉退场，仓促间会转义，沾沾喜庆的光。

年容纳一切吉祥和庆贺，没有批判，万物平等。人，在这一刻似乎拥抱了慈爱和怜悯，降低身份与一切言和，万类吉祥。

除夕的饺子装满了慈祥 and 团圆，年心满意足。在团圆的氛围中，孩子们希望永远在年的怀抱里尽情玩耍，父母大人永远挂满笑脸，年的语言尽情放飞自由，玩够了，酣睡。

门槛

年跨过门槛时，打了个喷嚏。鞭炮齐鸣，赶走了鬼魅魍魉。

有人超重了，需要减肥，有人揣了不洁的物品，那就斋戒沐浴，洁净轻装，更好地前行。

这一刻说短，又是那么漫长。门槛隐没在春夏秋冬，早已记下跨越的一步。年的门槛把会计的账簿挂在往来账上。回头那一刻，有人惊喜，有人惊慌。年会抹平数码，记在每人的心里。

过年的风

舞台热闹时，年成了主角。都说冬风刺骨，遇到年，它也会缩头。年的火热红了房子，红了街道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烤红了冬风的面孔。风缺了门牙，手有了温度。曾经的刮、割、啃、冻带上温柔，给流汗的人扇风。风被年诱惑着，失去了思维，伸出了舌头，围着楼房静悄悄地转圈儿。着急回家的人们遇上乖巧的风，行走如飞。

最懂人间的风，会在除夕夜带一身六角星星，搂抱脆响的鞭炮，落进每个家庭，带去吉祥的祝福。它不冷落不挑剔任何地方，均衡地送去年的语言，不忘温暖边关巡逻的军人。

贮藏了一冬的寒，到了年这里，没了风的加持，寒自觉矮了下去。风刮着刮着，顺着年的脚步瘦了身子，扑到春的怀里。

时间流逝

每个人对时间都有不同的感觉。时间流逝，无声无息，好像是个高明的贼，睡一觉就少了许多，那本应该攒着的，以备好好消遣。

你可能感觉自己是座山，河在流动，鱼在浅游。猛一抬头，山依旧为山，河流带走了所有影子。你的叹息、你的足迹，已在河的下游。

你可能见到纷纷落下的雪花，曾为大地露珠，曾为空中雨水，它刮过时空，也带着你的目光，落在你的脚下。你见到了时光粉碎的身体。

年也如一座山，登过去，你才

能够见到远处的另一座山。回头，你听到了山的关门声。

时光记

时光记，这是个伪命题，时光记不住你，你也记不住时光。

但你可以粉碎时光，让它如白骨精一样化为烟尘，不是剩下那堆白骨，而是剩下你手里的金子。2024年的时光有多长？万物都享用了它的366日，线性的时间无表情地穿过每个人的身体，线段塌缩，凝结为光盘。时光并非一味冷酷，它有关爱的热心肠，它会扩展，会在停留的刹那，扩展河的宽度，收获两岸稼禾累累果实，捡拾土地里潜藏的金子。

到了年关，人人紧握了手，捏碎了时光。看到手里有闪光的东西，那才是值得记忆的，也算对年的一个交代。

年糊糊

如果说年哄哄的，那是氛围。如果说年（黏）糊糊的，那是味道。年为什么选在冬末？因为它知道寒冷，雪要有个热闹的环境，需要有个黏糊糊的分界线，挡住外来的寒，把亲朋好友黏在一起。

那就把味道加浓，把黏劲搅拌稠密，画个团圆圈儿，外围线如吸铁石，进来，就黏住不动了。

经年的不快、失望、缺憾，在跨过圈儿的瞬间，被黏糊糊的黏住。和睦、融洽、吉祥、美满，到除夕夜，达到高潮。

风知趣地退后，雪花渐渐远去，春天的俏丽在年后就露出了笑脸，它急着来跟人间黏糊。

年的仁慈

年的脾气总是那么温和仁慈，大人孩子盼望天天过年。温和跟仁慈是孪生兄弟，温和的人都有颗仁慈的心；仁慈的人，脾气总是温和的。

不管放多少爆竹，年都温顺地支起耳朵听；不管杀多少牛、羊、猪、鸡、鸭、鹅，年都不言语。是年驯化了牛羊，还是牛羊给了年启迪。羊的眼神，在离别人间那一刻，温顺得不可思议，仁慈得让吃羊人下不得手。

受了年的感染，人在年的怀抱里表现出少有的仁慈。平日里有芥蒂的，端起酒杯，一脸温和化解了不快。不孝顺的儿女，把老人搬到跟前，嘘寒问暖。训惯了手下的领导们，也会说几句体恤下属的话语。连路上奔跑的快递员，也少了平日的超音速，温柔地抚摸着道路，登门笑脸相迎。

受年影响，我也仁慈。撿起一块羊肉，我心里自然涌起感恩的一句：谢谢，养育我的众生！